

共 學 社
俄 羅 斯 文 學 叢 書

前

俄國屠
沈 穎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共學社俄羅斯文學叢書

前夜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十九年八月初版

每冊定價大洋捌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俄國屠格涅夫

譯述者

沈穎

發行兼
印刷者

上海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Kung Hsue Sheh Series

ON EVE

By

I. S. TURGENEV

Translated by

SHEN YING

1st ed., Aug., 1921

4th ed., Nov., 1930

Price: \$0.80,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All Rights Reserved

屠格涅夫
前夜序

文學的原則是什麼？文學有何影響於社會和人生？

這個問題在自然派講起來，一定回答說：文學的原則就是用不燼不染的『真實』來描寫現有的生活，不加上什麼理想，也不有些微的剝損。這種『赤裸裸』的描寫固然是近代自然派文學的特色；但是據我看來，他決不能包括文學的實體，也不能確定他的目的。請問：文學家抱着什麼目的甘願做那生活的『回聲』呢？——回聲一定是波動的，回聲一定遜於所欲模倣的聲音。再則：文學家應當不應當彷彿『回聲』似的把所有宇宙間發生的事實一一描寫，而無所別擇？這兩個問題如果能夠回答下來，那末文學的功用實在是如此。但是不能因為既不加上什麼理想，如何有文學家的目的；既沒有些微的剝損，如何能容你有選擇的功夫。所以自然派這樣的解釋未免有不足不盡之處，而這種文學對於社會和人生定無若何鉅大的

影響。

這樣看來，文學決不能僅以描寫生活的真實，即爲止境，應當多所別擇，把文學家的情感和理想寓在裏面，纔能對於社會和人生發生影響。這就是文學的原則。質言之，文學是不應當絕對客觀的，而應當參以主觀的理想。描寫固然應該真實，而同一真實裏不能不加以別擇，以完成文學的目的。文學的目的在絕對客觀的自然派看起來，是不甚要緊的。他們對於藝術應當是有益的一層雖還不否認，却同時以爲他的益處就在於他自己的範圍裏，和華美作品的內容毫無關係；他們並且以爲藝術自能得到他自己的範圍內的益處，祇須用藝術的手段來描寫真實的生活；如果現在欲要求什麼目的，那簡直是溢出範圍，而使他不成爲藝術。他們的意思彷彿說藝術的目的就是藝術，藝術祇爲藝術而生。然而這種論調實在是毫無一顧之價值的，因爲那裏能各種事實的描寫都有同樣的意義，並且得同樣的益處。

所以藝術——文學——如果祇有他本身的目的，那也祇是沒有用的藝術，——文學。人生的藝術——文學，纔能算做真藝術，——真文學。

上面幾段話是說明文學應當歸結到人生方面；換言之，文學作品的製成應當用作者的理想來應用到人生的現實方面。文學一方面描寫現實的社會和人生，他方面從所描寫的裏面表現出作者的理想。其結果：社會和人生因之改善，因之進步，而造成新的社會和新的人生。這纔是真正文學的效用。

然而這種『人生』的文學作品實在是很少的，即以俄國的文學而論，——因為我一二年來所研究的祇是俄國文學，其他國的文學委實是不知道的，所以也只好就俄國文學而論，——也沒有幾篇作品足副其實的。俄國文學家中帶着這種色彩的也祇能推托爾斯泰，Толстой 屠格涅甫，Тургенев 道司托也夫Достоевский 柯勒基Торбин 安得列夫Андреев 數人。其中

屠格涅甫的文學作品最適合於吾人說明人生文學之用，因為他的作品並不像托爾斯泰、道司托也夫、司基似的太偏於思想和主義的一方面，却是純粹藝術的描寫；又不像極端客觀的寫實派似的祇作赤裸裸的描寫，而不顧到作者的思想方面，却在純藝術中表現時代的潮流和人生的趨向。

屠格涅甫有六篇名著：（一）父與子；（二）前夜；（三）貴族之家；（四）煙；（五）荒地；（六）路丁。這六篇實在是俄國近代文學中的傑作，各篇有各篇的主旨，各篇各描寫一時代的思想和潮流，實在是為研究俄國文學和思想者不能不讀的書。

我們介紹俄國文學也最注意於他這六篇著作，主意將他們次第翻譯成中文，因為這六篇是十九世紀中葉俄國社會思想的結晶，讀此可以知道俄國思想變遷的痕跡，更可以知道文學和社會及人生其間有多大密切的關係。現在沈穎君所譯的屠格涅甫名著六種中的一篇前夜已告成功了！這本書對於當時的俄國社會有若何的影響，下節當舉以奉告；但是我信沈穎

君用佳妙的手筆來翻譯這種佳妙的著作，他影響於中國的社會也決不少。俄國社會因著這種書而變更一部分的思想，希望中國社會也能因為這種書而變更其平時陳腐虛偽的思想！

有人說：『我看這部書並沒有什麼絕大的深意寓在裏面，他不過是一本描寫愛情的小說。』這個人的話完全是誤會的，他祇看見其表面，其事實，自然得着不正確的見解。這本書出版於一千八百五十九年，其主旨可以說完全針對着當時俄國社會的情形而發。俄國當一八三〇——一八五〇的時候，西方自由思想慢慢輸入進來，而帝皇的專制手段亦與之俱長。當時的青年一方感受着專制的痛苦，他方又受了自由思想的鼓動，大家都覺悟起來，欲在社會上有所活動。但是政治方面也決無那些覺悟的青年容足之地，便不得不趨於哲學宗教藝術等和現實少有接觸的各方面去。固然一時文風極盛，然而其弊也，離現實而好幻想，喜大言而屏實際。社會上

祇聽見軟弱的喊聲，而沒有實地的工作。屠格涅甫有見及此，所以著了這篇前夜的小說，以喊醒衆人的迷夢，使俄國的青年能棄去空言，腳踏實地的做去。書中女主人葉林娜對於白爾森涅夫和蘇賓都存個看不起的念頭，獨垂青於保加利亞亡命志士，窮無所歸的殷沙洛夫這個人。這個並不是說葉林娜眼光高，見解特別，却是證明屠格涅甫實在是厭棄白爾森涅甫和蘇賓兩人學問和藝術的事業，而推崇殷沙洛夫這種切志救國，鐵肩擔道的精神。然而讀者不要誤會：屠格涅甫並不是反對學問和藝術的事業，他也知道這種事業在社會上是很重要的；但是在俄國『當時』所最爲需要的並不專是這種事業，却是需要實地改造的力量和精神。他在自己小說裏不但對於白爾森涅甫和蘇賓表示蔑視的意思，並且一切否認與他同時的各種人。小說裏有一處可以證明出他的意思，他說：像殷沙洛夫這種人現在是沒有的了，所有的祇是喧噪者，鼓錘子，和從空虛移到虛空的人。這句

話真是罵盡俄國當時的人，形容盡俄國當時社會的情形！所以這篇小說實在是俄國青年的興奮劇，凡讀着這本書，便明白自己的責任並不在於空虛飄茫的言論，而在於實地去做改造社會的工作。此書一出，俄國不少青年男女都覺悟過來，爭著學殷沙洛夫和葉林娜的榜樣大張『爭自由』『謀解放』的旗幟，以做各種民間的運動，而促成社會的改革。由此可見文學與社會和人生實在是很有關係的。中國有句成語說：『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現在可以換一句『文學造時勢，時勢造文學』的話了。

以上已把前夜小說的效用約略講明，大概讀者一看，對於這本書也決不會再有什麼懷疑的地方。但是這本書的來歷也不能不敘述一下。屠格涅甫曾對於他六篇名著小說做過一篇自序，內中有四五段講起他所以做這本前夜的原因，不可不摘要翻譯出來，寫在下面，以作讀者的參考，也就算做我這篇序言的結束。

「……差不多一千八百五十五年一年中我住在鄉間，一點也不出去游行。村裏隣家中有個爲我最熟識的一人，名叫瓦西里，克拉基夫（Василий Крапавин）是個年輕的田主，約模有二十五歲的年紀。克拉基夫是浪漫派，熱情派，酷愛文學和音樂，富有滑稽的才能，且富於情感和愛情，性格又很直爽。他從莫斯科大學畢業後，便住在村裏父親那裏。他父親每三年一定要發出種憂鬱病，彷彿瘋狂的樣子。他有個姊姊，也死於瘋狂。這些人早就死下，——所以我能隨便的說出來。克拉基夫不得不自己管理家務，但是他實在不慣做這些事情，他祇愛讀書，並和那氣味相投的人談話。不過這種人是很少的。鄰舍都不喜歡他自由的思想 and 嘲笑的言詞；……他們恐怕自己妻女一經和他認識，便要傳出危險不名譽的事情來。他時常過臨我家，在那時候他來和我談話也很能解我的悶氣。」

『克里米亞戰爭』一起，政府實行在士族內徵募兵士。那些和克拉基夫不對勁的人想着害他，便鼓動別人，選他爲招募軍隊中的軍官。他一得這個消息，就立刻到我家裏來。我看見他那垂頭喪氣的行徑，很使他驚愕不置。他劈頭第一語就是：『我從那裏是回不來的了；我實在忍受不住這個；我將死在那裏了。』他實在不能稱爲強健；他胸脯時常作痛，身體也是很弱的。我暗地裏固然替他擔憂，表面上却極力安慰他，並且說不過一年，我們一定能重新相見，捉膝聚譚。然而他依舊固執着自己的意思，後來同我在花園裏遊逛了一會，忽然對着我說道：『我有一件事情請求你。你知道我在莫斯科住了好幾年，你却不知道我在那裏所生的事故，——到現在却不得不把這些歷史說給外人聽。我努力這般做；我自信我沒有一點文學的才能，却勉強做成一本小冊子，現在特地拿來贈送給你。』說畢，他從口袋裏掏出本小冊子。

來，有十五六葉紙的樣子，隨說道：『你雖然極力安慰我，但是我終信我是回不來家鄉的了。所以我請你把這本冊子拿去，改做成一篇小說，却切不可隨便棄置，那是我萬分希望的！』我正想辭去這個差使；後來一看如果辭去，便要動他的怒，便勉強答應下來了。等他回去後，我拿來一看，裏面所寫的就是後來我這篇前夜的内容；但是他敘述得還沒有完，中間便截斷了。裏面說克拉基夫在他住居莫斯科的時候，愛上一位女郎，那女郎也很愛他；後來那女郎同一個保加利亞人名叫卡德拉諾夫 Катрановъ 的相識，便移愛於他，同他一塊兒往保加利亞去，在那裏那人不久便死了。這個愛情的歷史的確實有其事。克拉基夫也正沒有文學的才能。就有一段『查里柴諾的旅行』描寫得還活潑，——所以我在自己小說裏還保存着他許多原來的話語。但是那時候我腦筋裏正迴旋着別種印象，我正預備做路丁小說；但是這種受委託

的任務有時還在我面前發生。我讀完克拉基夫這本冊子，不由得喊道：「這就是我所尋找的英雄呵！」那時候俄國還沒有這種人。第二天，我又見着克拉基夫，不但給他說我一定履行他的請求，並且還感謝他能够從困難引我出來，在我思想上放出絕大的光明。克拉基夫聽着極其喜歡，便和我鄭重叮嚀而別，前去從軍，不幸他到底沒有回到故鄉來。他的預想已經實驗了。他受着疫氣，死於營中。然而我終延遲我那預約的履行：因為我做完路丁，又做別的事情，——從事做貴族之家，在一千八百五十八年冬間我又回到鄉裏來，憶起克拉基夫的事情，便找出那本冊子；想了一想計劃，就動筆起來。我幾個熟識的朋友都已知道這事情的原委，但是我認為還應當和讀者說明，所以寫將下來，使讀者能對於我那可憐的年輕朋友增加些迴憶。……」

（民國九年九月十三日耿濟之序於京寓）

前夜 (Нарань)

第一章

一千八百五十三年炎熱夏日的一天，距離昆錯夫 (Кунцовъ) 不遠的地方，莫斯科 (Москва) 河岸高大菩提樹的濃蔭裏，一片綠茸茸的草地上，躺着兩個青年。一個看去大約有二十三歲的光景，高身量兒，黑色的面容，尖銳稍爲歪斜的鼻子，高的額部，寬闊的唇上含着微笑，仰面臥着，露出沈思的神色，微覺着自己那雙灰色的小眼，凝視着遠處；那一個爬在那兒，雙手扶着灰白色捲髮的頭，也向着遠處瞭望。他較自己的夥伴長三歲，然而看來，更現得年少；鬚鬚剛剛的生長，領下微有些柔毛。可愛的，容光煥發的圓面，暗褐色的妙目，美麗的凸出來的嘴唇，潔白的小手，在在都含着些兒童的嬌愛，動人的豔麗。所有他的身上，都現出健康幸福的愉快，不關心，自負，放肆，和青年的秀

美。雙睛轉動着，露出微微的笑容，頭倚在手上，這好像小孩們知道大人要看他們時的舉動。穿件粗布外套一類的寬闊白色的外衣；細頸上圍着一方淺碧色的手巾，身傍草地上擺着頂揉皺了的草帽。

無論誰都不要細想，看着他的夥伴，那付執拗的形狀，只一和他比較，就現得年老。他那夥伴很喜悅的，以爲自己是很好。躺在那兒沒有一些樣式；大的上闊下尖的頭兒，無作法的長在他那長頸上面；一雙笨拙的手兒；上身緊緊的裹着件黑色的短外衣，兩隻長的腿兒，膝蓋凸着，彷彿蜻蜓的後腿。從這所有的看來，不能不認他是個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所有他那笨拙的體格上面，都留着『正直』的痕跡，不美麗的稍爲有些可笑的臉兒，現出常常去思想善行。衆人叫他做安得烈彼得羅維赤白爾森涅夫（Андрей Петрович Берсенева）他那灰白色頭髮年青的夥伴，叫做巴夫勒雅科夫里赤蘇賓

（Павель Якович Шубинь）

蘇賓起首說道：『爲什麼你不像我這樣爬着呢？那樣比較的最好。抬起腿來的時候，足踵就可以相擊，——你看，就是那樣。鼻子下面便是青草，可以飽覽風光，看着那大膽的甲蟲，怎樣在草上跳躍，或是看那螞蟻如何的奔馳。實在是，那樣最好。現時你裝出文雅的樣子，好像那跳舞裏的女郎，倚在紙製壁間時候的一般。你想着現時有休息的權利。說一句戲言罷：你是個三等學士呢！請休息罷：停止努力，伸展自己的肢體！』

蘇賓一半兒懶惰，一半兒談諧，用鼻音說着這以上的話，（那是些嬌養的兒童，在家裏逢着朋友們贈給他們糖菓的時候，纔那樣說話呢，）也不等着答覆，便繼續着說道：

『那些螞蟻，甲蟲，和其餘的些微蟲裏，所最使我驚異的，就是他們那可驚的嚴肅；露出那樣嚴肅的樣子，前後的跳躍，彷彿他們的生活，就是那樣！萬物之靈，最高主宰的人類，熟視着他們，然而他們對於他，並不怎樣：居然有些蚊子，

落在萬物之靈人類的鼻子上面，向他要求食物。這是很凌辱的。但是從另一方面看來，他們的生活，有什麼不如我們的生活？若是我們允許自己尊嚴，為什麼不許他們尊嚴？屢，只好請哲學家給我解決這個問題！你為什麼不言語呢？啊？」

白爾森涅夫吃了一驚，說道：『什麼』……

蘇賓重復說道：『什麼！你的好友在你面前解說深奧的思想，你不細細的聽着。』

『我最喜歡風景。你看，這些田野被日光注射着，何等的燦爛！』（白爾森涅夫稍爲喃喃的說了幾句。）

蘇賓說道：『所射出來的莊嚴的色彩，一個字，自然！』

白爾森涅夫搖了搖頭。

『你比我還要喜歡這所有的。這也是你的本分：因為你是個藝術家。』